

萬里烽烟入越南 (二)

歐陽明

千里突圍上雪峯山

大家跟着迎接的部隊，彎彎轉轉地爬上了高山，山上也有許多小村落，到處遺留着住過軍隊的痕迹，又轉過了幾個山峯，只見路旁滿地坐着戰士，他們正在準備出發，我們在半山的一棟小茅屋裏會晤了陳團長寶瞻，并請他派了一付担架，天氣忽然突變，山雨濛濛，秋風刺骨，部隊冒雨向星子橋前進，剛下完山坡，山上担任掩護的部隊，已經打起來了，接着機關槍迫擊砲和手榴彈的聲音，響成一片，這時雨却越下越大，行軍的速度，也跟着加快，整個部隊，籠罩着緊張嚴肅的氣氛。我躺在担架中，被雨淋得像落湯雞一樣，全身浸在雨水中，首先四肢感覺麻痺，最後連心口都沒有暖氣了，我咬緊牙關，運足氣力，以資抵抗，經過幾個鐘頭後，槍聲聽不見了，天色也已昏黑下來，心想如果今晚再繼續趕路，那真受不了了，幸好部隊已經宿營，我下了担架，和伍崇德就在第三營營部借住，並在廚房烤烘衣服，因為所有行李，在遇伏時丟光了，無衣可換，是晚承楊營長德亮讓出舖位，招待晚餐，患難

中獲此友情，深為可感。

師部電台，在遇伏時已經丟了，卅團的電台，也發生了故障，一再修理不好，因此與軍部及其他各團，都無法取得聯絡，原來擬向朱家塘方向前進，冀與各部會合，但張師長經過仔細的考慮和判斷，知道局勢艱險，其他部隊此刻有的或被匪解決，有的或已突過資水，向南轉進，由邵陽以迄武岡，恐已全部為匪控制，我們已身陷重圍，如果按照原定計劃，由朱家塘搶渡資水，以現有兵力，無異飛蛾撲火，所以在沙羅田即決定先上雪峯山，暫行隱蔽，隨後察看情形，再作處置。

雪峯山綿亘於新寧、武岡、邵陽、新化、安化數縣之間，廣袤數百里，其主峯則在武岡。山峯高峻，林木蒼鬱，向為綠林豪客橫行的淵藪，最近有所謂「雪峯部隊」，即是此間的產物，李××、尹××、向××，就是他們的首領，現經政府收編，取得國軍的正式番號。

我們既決定進入雪峯後，便把行進的方向，由西南轉向西北，經三民鎮直趨洞口，當路過三民鎮的時候，武岡已經失陷了好幾天，鎮上的老

百姓，聽說到了隊伍，誤認我們是「解放軍」，到處貼了歡迎匪軍的標語，并貼有朱毛兩匪的安民佈告，旋發現我們是國軍，又很驚惶的自己撕掉，我們為免走漏消息，對於老百姓的荒唐舉措，沒有理會，在鎮上休息片時，買了一些乾糧草鞋之類，就離開了。

靠三民鎮西邊不遠的地方，已進入山區，沿着一條小小的河流，走了二十多里，便盤旋上山，我為體卹担架兵的辛苦，下了担架，扶杖步行，曲折的小徑，老是向左迴旋着，到了山嶺，看見路旁有幾間茅舍，樣子像是造紙廠，但已殘破不堪。這時天漸昏暗，後面的部隊正打着火把尋路上山，因為路是迴旋的關係，火光反在我們的前面，山上房屋稀少，司令部究竟宿營何處？一再打聽不出，據說離嶺上不遠，我們往前走了幾里，看不見一點踪跡，在星光照耀之下，隱約有一條極小的荒徑轉向山下去，但那方向恰是我們原來上山的路口，無數的火把正在向上進行，排成一條火龍，頗稱壯觀，我們沒有勇氣往下走，再轉回有茅舍的地方，天愈昏黑，伸手不能見拳，那些司令部落伍的官兵，點着火把却向我們迎



。影合官軍軍國越入與（四左排前）者作文本

面走來，倒弄得我們有點糊塗，腳已經痛苦極了，還來回走了許多冤枉路，心中真是難受，最後經過了一些彎曲的小徑，在半山中終於找到了司令部的住所。那也是幾間紙廠，裏面有幾個老百姓，還有女眷，他們先到的人，已經休息很久，正在聊天，有兩個女眷，都還年輕，雖不十分俏麗，但態度端莊，舉止大方，不像普通鄉裏的村姑，在這深山窮谷之中，居然有這種女眷，却是出乎意想以外了。我因為疲乏已極，一進門就找個地方躺下，話也懶得說，一會，開上飯來，菜餚比平常多了幾樣，而那兩個少女，替我們點着火把當燈光，照着喫飯，非常熱情，那天正是張師長的生日，因此，他對於這個地方，也就留有深刻的印象。

羊腸小道重重山嶺

第二天早晨，天一亮就喫完了早飯，剛要準備出發時，遠遠地傳來稀疏的槍聲，大家心裏不免有點忐忑，好在深山之中，追擊極不容易，這天走的盡是羊腸鳥道，荆棘縱橫，記不清楚是爬了多少山，越了多少嶺？有些地方，簡直是匍伏而行，騾馬幾無法通過，我的兩腿雖然劇痛，但是這種忽上忽下穿林爬洞的路徑，担架既不能行，騎馬更辦不到，只有忍着痛一頭一拐的跟着走，一路上跌了好幾次，苦況是够受的。黃昏時趕到宿營地——接龍橋附近小村莊，這裏距洞口還有三十餘里，照地圖看，三民鎮離洞口不過六十里的光景，現在走了兩天，還有這麼遠，山路之難行，可以想見了。

第三天是過洞口的一天，也是我生平所受痛苦最大的日子。這天在早晨出發以後我和伍崇德就落伍在部隊後面行進，中午趕到長塘。因為準備晚上過公路，隊伍都在停止休息，我利用休息的時間，將兩腿傷處，拚命揉擦，繼續揉了三四個鐘頭，覺得好些，如果在平坦的道路上慢慢地走，似乎不成問題，不過洞口是匪軍控制邵洪公路的據點，料想駐有重兵，偷過的時候如果被發覺，定有一場混戰，由長塘到洞口，只有十里，我們白天嚴密封鎖消息，並派出便探偵察洞口敵情，黃昏前，部隊陸續出發，以戰備行軍姿態向洞口前進，我為休養腳力起見，坐了幾里路的担架，到天黑時，只好下來步行，那晚，正是陰曆八月的下旬，天氣特別陰沉，看不見路影，大家一個跟着一個摸索着走，我的腿子既有毛病，跑快是絕對不能，起初勉強鼓勇跟上，後來跌了幾下，便不行了。前面的跟不上，後面的擁了上來，夾在當中，更難乎為情，沒有辦法，摸了一個山頭之後，就在路旁休息下來，這時伍崇德也失去了連絡，無人照顧，正自十分傷感幸好轉過山頭，隊伍停止了，山下的犬吠聲已經很清晰的聽到，對面山上又發現了幾處燈光，大家的心情，格外緊張，連噓也不敢噓了。大約是十一點鐘的樣子，部隊又行進了，天陡然下了一陣大雨，比前黑得更厲害，大家把白手巾或電筒，繫在前面同伴的肩背上，用作目標，下坡路又壞又滑，一面是高山，一面是深谷，戰戰兢兢地，一脚一脚往下溜，有些地方，竟有丈把遠沒有滑腳的處所，任何人都跌過交，跌倒又爬起，剛爬起又滑倒

了，誰也不敢冷笑一聲，尤其是挑行軍鍋的伙伙們，更是跌得碰碰碎碎，響成一片，山下的犬吠聲，愈吠愈急，我們的心也就越跳越緊，正因為道路彎滑難行，走幾步又停下來，走了幾個鐘頭，還沒有下完山，我的兩腿痛到不能忍受的程度，汗珠和雨珠交流着，兩手支着的手杖，因用力過大，被折了半截，到老牛塘時，幾乎要倒下去了。

帶傷前行折木為杖

老牛塘是一個岔路口，按照原定計劃，應該走左邊，可是前頭的人，因失了連絡，有的走向右邊去了。我在那裏休息了一會，向老百姓問明路徑之後，順手扯了一根木樁，權作手杖，折向左轉，路愈小愈滑，真是吃不消了，正在着急，忽發現伍崇德的聲音在後面跟人小聲談話，找到



本文作者歐陽明先生近影。

伍崇德，心裏稍為安定一點，藉着他的扶持，咬着牙關溜下了幾處山坡，過了幾處小壩，才踏上了公路，路上預先佈置的聯絡員，用手指向北方，很輕聲的說道：「趕速前進」走了里多路，仍然找不着過河的地點，又沒有人可問，心中非常懷疑和焦灼，村犬汪汪的亂吠，更增加了一層恐怖的氣氛。自思從軍十餘年，在山西太岳區的同蒲路打過年多游擊，出入敵人封鎖線，真是家常便飯，毫不在乎，可是現在因為足被折傷，行走不便，一旦發生情況，只有坐以待斃，因此不免有點胆寒，一面回想舊事，一面脚下也加快了步伐，不一會過了一座大橋，又有人在橋頭指引路徑，向右折轉，從小路上山，這才脫離了危險的境界。

山路又窄又滑，走起來異常吃力，稍不留神，就會跌倒，我穿的是一雙橡膠底鞋，更特別滑溜，沒辦法，只好用稻草打個橫箍在上面，才稍為好走一點，爬上一個小山時，東方已經發白，從山上俯瞰公路，宛如一條長蛇蜿蜒向山麓環繞着，正在眺望之際，忽聽到一兩響槍聲，從山下傳來，空氣又略為緊張一下。雪峯山真够高，爬上一層山頭，望上去更有一層，有時還得折下去一些，再往上爬，這種山路，平常絕少人行，好幾十里間或有一兩戶人家，老百姓早避開了，山裏的生產是玉米和紅薯，弟兄們跑了一個通晚，又累又餓，大家只有拿玉米和紅薯來充饑，有時是燒着吃，有時來不及便只好喫生的，更有人拿高粱桿當甘蔗嚼，藉以解渴。

在白果園休息了一會，為了避免敵人的包圍，大家又拖着疲乏的身子，向金屋塘前進，我跟在隊伍後面慢慢地走，每逢下坡時，兩腿痛徹心肺，身上的冷汗滲過不停，為了保持氣節，為了不做匪俘，算是把全部的生命力，毫無保留地支付出來了，儘管如此，仍趕不上部隊的速度，並且連部隊的後影也看不見了，隨伴身旁的只有伍崇德，也不知又翻越了多少的山嶺，才看見一線平地，並有幾處疏疏落落的村莊，心中略為安慰些，到達部隊宿營地時，天已黑了，張師長和司令部各同寅，都對我很關切，一見我趕到了，顯露欣慰而驚奇的形色。是晚駐地是×××距金屋塘十里，聽說該處住有匪軍，人數雖然不多，也頗感到威脅。

次晨，在出發前，張師長集合官長講了一回話，並規定所有官兵把帽花符號通通摘下，好好保存，這次突圍的成功，可說完全得力於這一明智的措施。

共軍照面竟被誑過

這天因為走的是平路，在衛生連派了一付担架，天氣晴和，一路上村莊甚多，毛共所謂「解放軍」的標語佈告，觸目皆是，很顯然的這些地方早已淪陷了，不過老百姓還好，他們也弄不清楚我們是什麼隊伍，不敢作如何的表示，一切買賣都停頓了，社會上到處現出淒涼的景況。担架慢慢地落了伍，只有兩條步槍跟隨掩護着，幸喜沿途一路平安。經過瓦屋塘，這裏平時是一個很熱鬧的市鎮，現在蕭條已極，真像世界末日將要

降臨的樣子，從瓦屋塘再走十里，便是那晚的宿營地，我找到師部以後，大家所表現的關切與驚奇，比昨天更甚，我也感到詫異，原來部隊經過金屋塘時，當地的土共，誤認我們是「解放軍」，派了一個副團長和三個營長及指導員等九人前來聯絡，我們部隊胡謔了一個番號，說是奉命担任進攻新寧的，竟把那些笨蛋騙住了，現在已將這幾個傢伙帶來此地，張師長很擔心被他們發覺時，將拿我去報復，我真是瞠在鼓裏，一點也不知道。晚上安睡後，在駐地附地響了好幾槍，大家心裏明白，不覺驚慌，願意「解放」的人們，已經陷入魔掌了。

在雪峯山裏的時候，我們突圍沒有一定的方向，現在張師長經過縝密的考慮，決定入桂，他判斷第一兵團一定是由全州進入廣西，我們必須靠攏兵團，才是辦法，要進入廣西，必須經過舞陽，這地方是武岡西南的大鎮，我們已偵知共匪駐有重兵，先晚作了一番詳細的部署，這天我改為騎馬，跟着部隊前進，不敢落伍，到舞陽時，老百姓滿貼標語，鳴炮歡迎，鄉長們前來慰勞，我們心裏極不安靜，外表上都露出悠閒的笑容，心想你們把我們當「解放軍」來歡迎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可是我仔細觀察老百姓的面容，也是浮着一層極不自然的苦笑，內心裏是非常痛楚的。

據鄉長們說：今天早晨有一團「解放軍」由舞陽開往城東，今天下午另有一團「解放軍」由武岡開來此地接防，那我們不先不後，恰恰由匪軍換防的空隙裏混過來，也算僥倖了。

過舞陽時，有第×醫院的傷兵們，他們頭上的帽花，還戴的是青天白日的黨徽，他們也認識我們是第十師的隊伍，但不明白我們是幾時「解放」了，我們惟恐機關識破，弄出麻煩，不敢休息，一口氣跑了幾十里，到達一個山村石坪宿營。

衝過洞口與西岩市

這次突圍的過程中，最困苦的要算洞口與西岩市兩處，西岩市是武岡通往城步的要隘，我們往新寧方向走，必得橫過西岩市，那裏駐有匪軍一部，並且時常有匪部由此經過，那天上午就到了距離西岩市十里的楓門嶺，因須派人偵察敵情和路線，即在嶺上停留隱蔽，將往來交通，嚴密封鎖，以免走漏消息，直至晚上八時，天色昏黑，才開始行動。我承許營長公長以坐騎相讓，跟着先頭部隊摸索前進，大約走了十來里路，剛出山口，轉入平地，部隊忽然停止下來，「往下傳，前面發現敵人」，一個接一個用很小的聲音傳遞着，情形突趨緊張，我下了馬，站在路旁休息，前面部隊往回走，在黑夜擁擠之下，那位馬伕，也不知把馬帶到那裏去了，這種場合，又不能叫喊，只好跟着隊伍，轉上另外一條小路，小路盡頭，却是一條小河，一到河邊，情況更為凌亂，大家急不擇路的往河裏擁過去，有的水深及肩，我在上游找了一處水淺的地點渡過，這時秩序談不上了，一上河岸，都用跑步向前擠，而路却是鄉村小道，亂七八糟的砌上幾塊鵝卵石，異常滑溜，我讓在一旁，儘他們先走，得空再走幾步

，這樣一來，前面部隊跑遠了，鄉村道路複雜，黑夜又不容易辨別方向和足跡，只聽四遠村莊，犬聲猶猶，益增緊張的氣氛，隊伍的同志們，大家都迷失路途，到處亂碰，究竟部隊往那裏去了呢？誰也得不到一個解答，後來經師部派人往後聯絡，才得歸隊。

經過一番休息和整理，繼續再走，上了一個山頭後，我又走不動了，遂和伍崇德落伍下來。這是一座荒山，在朦朧星光下，隱約可以辨認路幅，幾十里沒有人煙，四野靜寂得陰森可怕，正感疲乏，想再休息片刻，忽然咯咯的機槍聲，劃破了沉悶的長空，後面跟着發現了一陣急促腳步聲，原來是掩護的部隊跑步上來了。槍聲仍不停的響着，每個人的心頭，都意味着將有什麼遭遇，步伐更加快了，我拼命的跟隨着，不敢落伍，滑滑溜溜的跑了好幾里，全靠手杖的支持，有好幾次險些跌下山溝去，那知路愈走愈壞，天又下着毛毛雨，一連跌了幾交，兩腳酸痛得無法形容，再也走不動了，就和伍崇德在路旁找了一處略可隱蔽的樹枝下，坐着休息，直等到天色黎明，才慢慢地趕到貓兒蓋，這一晚所受的痛苦，說得上與洞口那晚，是「無分伯仲」。

寢食難安十室九空

剛找到師部，他們正在開飯，我胡亂吃了一些，找着一張竹椅，正擬閉眼睡上一覺，「敵人已經派隊向這裏追擊」的情報又到了，部隊到得早的，已開過飯，到得遲的，正在造飯，一聲令下，又馬上開動，那些扛重機槍和挑行李的弟兄

們，真是令人佩服，連日連夜的奔馳，既沒睡覺，肚子又餓，仍能扛着這笨重的東西，翻山涉水，毫無損失，而我們連空手都跑不動，相形之下，實覺慚愧！

那座叫貓兒蓋的山頭，遠遠望去，高插雲天，張師長知道我走不動，中途派了一匹馬來接，上了山頂，部隊正在休息，我下馬在路旁草地坐下，同兩個老馬伏攀談，他們都是北方人，對於飼馬工作，深感吃力，但他們都說他們的腦筋改不過來，對「八路軍」的一切作風看不慣，並且喫了國民黨幾十年的飯，也不願再受「八路軍」的奚落，苦也要跟着苦下去。我聽了他們的談話非常感動，一個馬伏，尚且講氣節，而那些身受黨國厚恩的大人先生們，反規顏事仇，恬不知恥，他們的人格較之這兩個老馬伏差多了。

離開貓兒蓋三幾十里的地方，很早就宿營，這裏乃是武岡新寧交界之區，萬山叢莽，敵人不敢輕進，較為安全。官兵們因為一天一夜的疲勞，在稻草裏很舒適的睡了一晚，次晨經梓木橋向麻嶺繼續進發，到半路我又落了伍，沿途受了一度虛驚，於黃昏中趕到麻嶺，此地是一個鄉鎮，距新寧縣約三十里，我們原擬到了新寧再定行止，誰知一到麻嶺，獲悉新寧縣長徐君虎已經叛變，第二天遂改變路徑，直向梅溪口前進，中途曾與新寧叛部遭遇，經派兵一部接戰，將其擊潰，繳獲步槍數枝，騾馬三匹。

從麻嶺出發時，張師長特為我向地方上買了一匹小馬代步，看樣子破鞍未久，走山路更是不行，勉強騎了幾段路，遇到上嶺下坡，都得下來

，到宿營地時，那馬已經動彈不得，我只好自認晦氣，明天又得走路了。

是晚宿營地，屬廣西資源縣所轄，距梅溪口僅十里，民性較湖南為強悍，黃昏前，即與梅溪口友軍派出之步哨，取得連繫，大家都感到興奮，張師長又下令把帽花符號佩戴起來。

進了梅溪口以後，這次突圍的行程，才算告了一個段落，旋經資源大小榕江到達靈川，一路都很安全，無可紀述，不過沿途十室十空，這大概是「堅壁清野」的成績吧？

安抵靈川聚首桂林

到達靈川後，才知道廿八、廿九——即一八八團——兩團皆已突圍來桂，損失很小，軍部且另派了方某為第十師師長，到差還只幾天，現在張師長回來了，只好悄悄引去，官復原職。部隊在靈川休息數天後，奉命開到蘇家村一帶整訓，再由蘇家村移到譚下圩，住了幾日，才開駐桂林，担任城防。

我們到桂林時，已是國曆十一月初旬了，其時華中長官公署和第一兵團司令部都駐節於此，最前線在黃沙河，佈有重兵防守，空氣雖然緊張，外表却還鎮靜。商業方面，亦尚繁榮，地攤到處皆是，生意極為興旺，聞李宗仁代總統會來此一行，究竟鬧些什麼玩意，傳說不一，有的說劉為章到了桂林，有的說黃紹竑已前來活動，蛛絲馬跡，耐人尋味。又聞 總裁曾迭電邀他到重慶會商國是，始終未去，局勢嚴重到了這步田地，還只顧鬧意氣，逞私見，真是令人大惑不解！

第十師的能突圍歸來，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，所以白崇禧長官和黃杰司令官等都非常高興，對張師長慰勉有加，並晉升為第十四軍副軍長仍兼該師師長，桂林報界，也特為宣揚，××報社一位女記者顧明葵小姐，更特地採訪本師突圍經過詳情，顧小姐飄灑的風度，流暢的談吐，加以那雙顧盼多姿的眼睛，很够交際花的條件，因她的來往過於頻繁，表情過於親熱，倒引起了我們的疑慮，恐怕她暗地裏另有其他作用。

張師長於興奮之餘，回想突圍時所受的痛苦，應該要痛痛快快地補償一下，遂於十一月十二日，假座××菜館，邀請全師少校以上官佐聚餐，除了唐副師長士淵、參謀主任鄭洛少數人失散外，其餘皆能重聚一堂，誠非易事，這天菜着豐盛，猜拳痛飲，大家於興高采烈時，記起了在新化扶乩的故事，都感到異常的神祕。

憶扶乩事頗為靈驗

那故事是這樣的，原來駐軍新化時，有一天，前十四軍政工處長吳與幹來訪，談起城北善壇乩仙甚靈，因敵情較緩，張師長偕同劉參謀長澤鼐、張團長紹昌、卜副團長毅和筆者等隨吳處長前往該壇參觀，順便叩問大局及該師前途，乩盤裏首先現出「我乃韓大仙是也」幾個字，接着題詩四首，第一首是：

遠江風送留聲悠，野徑殘花遍地秋。
天意已排人莫挽，梅枝白吐可無憂。

第二首是：

碧水遙天接，秋光歷歷分，風吹黃葉落，葭舞自分明。

第三首是：

四海滔滔起浪風，中原鼎沸至於今。赤血已流飛淨土，白花暫勝映青雲。葭管灰飛漢可復，梅枝白吐泗無音。待看寅年人一笑，河清海晏享承平。

第四首是：

竹林深處且停奔，茂棘叢中隱世英，他日廬山真面現，一家團聚保安寧。

這幾首詩，論文詞不見高雅，但時間不到半句鐘，似非扶乩的人所能做得出來，第一首像是序言，點出韓大仙的身份，兼論大局的形勢。第二首我們到了越南蒙陽，恰是農曆十月，望着海水茫茫，纔了解詩內的玄機。第三首，前面幾句非常明顯，後面幾句費解，查三十九年即為寅年，而事實如此，實令人無從揣測。最後一首詩的前面，并批有「今日來人之內，有劉生澤霖者，聽吾批示，謹記勿忘」數語，我們這些人都是不信迷信的，當時皆未介意，也無法揣知其中玄妙，後來在荷香橋遇伏，先晚宿營地盡是竹林，應了第一句，上雪峯山隱伏荆棘叢中，應了第二句，摘下帽花符號冒充「解放軍」，得出重圍，應了第三句，各團分途入桂，未遭損失，而那天參加扶乩的幾個人，更能聚首一堂，應了第四句。在沒有經過之先，想不到他是預示些什麼？及至經過了之後，才恍然大悟，認為不可思議了。

桂林是以山水著名的省會，山峯全是巖石，

各個獨立挺拔，不相聯屬，奇形異態，不可名狀，而以獨秀峯為尤著，諺有「桂林山水甲天下」之稱，洵非虛語。我於民國三十年冬由陝經川回

湘，路過桂林，未作遊憩，此次因足疾未愈，除領略榕江皓月外，不克探奇覽勝，又匆匆告別，殊為憾事。

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

- (一) 服務事項：1.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。2. 代訂雜誌。3. 代印文件。4.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。(二) 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。(三) 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，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，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。(四)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，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。(五)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收，英文通訊處為：KALEIDOSCOPE MONTHLY

7-2 SHIN SHENG'S. RD. SECT. 3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訂價台幣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史學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，可作大專文史教科參考書及一般閱讀之用。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定價台幣肆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